記

重修護城堤記
重修磚城記
東關石橋記
北關石橋記
東關洪河石橋記
重修二賢祠記
重修龍興寺記
改建南門記
創置漏澤園記
南關石橋記
重建玉帶橋記
二賢祠置田創建鐘樓記
重修龍興寺記

國家圖書館藏

莊子祠堂記　重建莊子觀記
徐村關王廟記　重建東嶽祠記
泰山行宮記　老君堂記
重修資壽寺記　重修福興寺記
重修出城寺記　興智寺記
石佛寺記　水月庵記
郡守張鄭西公事實　邑侯黃公去思碑記
邑侯朱公遺愛祠記　邑侯張公遺愛祠記
邑侯區公德政碑記　邑侯區公生祠碑記

序

鄉約俗解序　增定鄉約俗解序

重修護城堤記

明　穆文熙　進士本邑人

漢書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又決瓠子東注鉅野於是武帝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蓋河之衍溢暴雪非一日矣我東明去金堤鉅野皆伊邇萬曆丁亥秋河決於荆隆下注長垣大社口經毛家澶直薄我明城下一瞬夕之間水深丈餘隍滿溢入城城四門皆封土障之市民各架木爲巢鳥集其上作筏門外裹糧以待漂泊乃邑侯朱公乘城行水沉牲醮酒磬折水次爲文投之語極懇切須臾水平城乃得完士民皷舞有若更

生其不爲魚鱉者幾希耳侯乃具牒當路請諸朝上命科臣常公往閱又發內帑金若干兩遥授方畧令招集貧民厚給廩餼修築護城堤於故土無損而增益其新者濶可二丈而高可丈餘葢量水之所及與夫水力之所横衝者足以勝之而已矣又有水自西北經城下湍悍足敗堤乃於堤外疏一渠以引其水橋其北若玉帶然遂名之越兩月而堤成車馬交行其上砰砰矻矻計水再至必且不能衝越而邑民從此護而永安矣是役也奉命者常公總攝者觀察侯公分理其事者大名通判李公而專理其事者則邑侯朱公工始於本年二月初七日竣於三月二十一日葢僅兩月云侯名誥字巽甫號清冷丙戌科進士河南南陽人初任東明旹萬曆十六年仲冬吉旦

邑侯楊公重修磚城碑記

國朝　盧觚粹　進士本邑人

章皇帝統一天下因明舊都定鼎燕薊東明奠其南界齊豫間樹屏翰以弭不逞銷未萌城爲最重令茲土者因循舊規不敢創非常以役黎民間有爲者境內睊睊輒中止有司災未及身何所利而役役焉七年洪水懷襄決數百里城不壞者三版前令陸公頗事修葺風雨妬之制未善也我侯楊公蒞任七載百務咸舉如飭學宮崇經閣繕公署建虹橋築圩堤葺邑乘指難悉數甲寅復爲繕城之役闔邑之紳士父老議樂輸皆願按地

出鞏侯捐米俸先焉春仲至夏末不數月告成功費鞏百三十萬猶懼不足令濬濠得舊傾者補之計砌城垣廣百六十丈四樓窩鋪悉煥然從新而趨事赴功者皆欣欣然色喜曰侯愛我哉稽天之時農事暇也度地之利詡險周也協民之情衆舉輕也不損公帑不煩獨力用足而力均也彼世之憚勞畏譏者視公家如膜外喜事暴施者艱箕斂而功半藉有不測安所登陴輕則墜膂重則暴骨上下胥失之矣以視侯之決疑謀興曠事不再計而臻厥成者奚啻天壤殊絶哉昔漢奉陵邑不憚三遷七遷將疆幹以隆上都慮至遠矣東明爲京師重地藩東北而通西南不用選遷自成輦固上考春秋之城列邑國不絶書楚叔敖城沂君子以爲敏子囊城郢君子以爲忠敏也忠也以侯視之何多讓焉詩曰哲夫成城侯有之不必辭也傳曰衆志成城廣文邢公吉士邑佐汪公源尉陶公如芝均之諸紳士父老皆與之也余安得不貞諸珉爲侯永哉侯諱日升號集虛江右新城人乙未進士

改建南門記

明　石星　進士太邑人

東明之設肇自弘治間時百度草創城則宮公顯爲之後當流賊之變城幾陷嗣是守土者往往修飭之至嘉靖丁巳歲臨淄王公嘉言以名進士來知吾邑更起而築之易土垛以磚而城云備矣獨南門猶卑隘侯來自嘉靖巳未春三月至即釐百度修廢政偶至南門顧而嗟之茲首門也可頹敝至此乎乃爲文呈之太府王公及撫按諸公罔弗如議而南門之役興矣役興於嘉靖三十九年之二月成於四十年之八月內爲迎薰門高

四丈有奇外爲甕城暨朝宗門高三丈闊三丈有奇規模矩度悉公手裁之私無病民公無廢物而昔之卑者巍隘者閎閒者登而覽之行失色俯而視之則司府填委倉庫充實足以域衆威暴壯氣助武蓋眞有以追宮公王公之功而無負於諸公委任之意也已夫是役也終始及二載前後督者典史方君華鄭君鎡也生員田萬井則翌其謀義官張緯等則襄其勞云侯諱文卿字以道繁峙鄉進士爲政簡易清愼蓋無媿於鎖鑰之任者作南門記昔嘉靖四十年

創置漏澤園記

明　李民質進士本邑人

余邑故未有漏澤園有之蓋我邑侯南陽清泠朱公也蒞任明年是爲戊子屬歲饑乏疫厲大作四野蕭條百物彫耗郊關之外有積骸數十纍纍相望公聞之嘆曰嗟乎此余之責也彼雖無主吾卽爲之主奈之何爲民父母而使赤子白骨委棄乃於壯郭五里所置地一區爲園已又取石爲坊爲碑龔垂不朽不數日告成使枯骨掩藏佳城見日野火不燃梧丘鮮沈首之悲鵠亭無灰骨之恨矣公之厚澤深仁顧不滲漏無遺而爲吾民

四丈有奇外爲甕城暨朝宗門高三丈闊三丈有奇規
模矩度悉公手裁之私無病民公無廢物而昔之卑者
巍隘者閎閒者登而覽之　行失　邑俯而
視之則司府填委倉庫充實足以城衆威暴壯氣助武
蓋真有以追宮公王公之功而無負於諸公委任之意
也已夫是役也終始及二載前後督者典史方君華鄭
君鎰也生員田萬井則翌其謀義官張緯等則襄其勞
云侯諱文卿字以道繁峙鄉進士爲政簡易清慎蓋無
媿於鎖鑰之任者作南門記昔嘉靖四十年

創置漏澤園記

明　李民質進士本邑人

余邑故未有漏澤園有之蓋我邑侯南陽清泠朱公也
蒞任明年是爲戊子屬歲饑乏疫厲大作四野蕭條百
物彫耗郊關之外有積骸數十纍纍相望公聞之嘆曰
墮乎此余之責也彼雖無主吾即爲之主奈之何爲民
父母而使赤子白骨委棄乃於壯郭五里所置地一區
爲園已又取石爲坊爲碑龔垂不朽不數日告成使枯
骨掩藏佳城見日野火不燃梧丘鮮沈首之悲鵠亭無
灰骨之恨矣公之厚澤深仁顧不滲漏無遺而爲吾民

之永賴哉自公之蒞吾邑也適饑饉百姓嗷嗷公爲之散粟煮粥多方以賑濟之而民得以更生黃流驟至民幾魚鱉公爲躬禱而民得免於漂沒瘟疫之作也十室而九公爲施醫藥以救濟而民多所全活云又歲時進耆老問民疾苦教以農桑樹藝之術繼悉備至苟有民害又曲爲庇護即以身干上官之怒至中傷之而不辭視國如家視民如子其純然一念眞足以質神明對天地以故人心感悅天心協應嘉禾瑞麥見於閭巷之歌謠者班班可考然則公之大造於吾民固不直滹澤一事而生者死者咸爲之所則此其大端也園既成命余爲之記余雖不嫻於文曰覩其事而心悅其成遂據實而記之嵗萬曆巳丑正月之上元也

東關石橋記

明　石星　進士本邑人

邑東門舊有木橋歲久傾圮不任持載竟未有修者修之自朱公始公之治明也振廢舉墜剔姦釐弊下車踰歲境內熙洽間巡視城郭顧覽茲橋慨欲修之遂捐公鍰若干兩召匠氏買石于大伍山乘民暇促民車輓致之橋下士大夫與民好義者亦競輸金佐厥費公恐違其義收之悉以治橋工始于丁卯年十月終于次年正月石橋遂成橋成而石子歸里履斯橋也偉公績曰夫守土者以傳舍視其官秦越視其民于凡一切興建改

作之務可以利下而濟衆者咸漫不經意間有意于民者又苟且支吾而不肯爲千百久遠之計即或奮然興建改作又浚民脂竭民力民未覩其利而先受其害今公之爲茲橋也易木以石始以義而倡民繼以民之義而成之惠出于不費而勞貽夫永逸厥功偉哉予素服公之政教而橋之始終又頗悉焉故因父老之請而爲之記是役也封行人君穆陳實國子生谷永治庠生王省歲范諫等秉義倡率均之有勞附及焉昔隆慶二年

南關石橋記

明　盧學禮　進士本邑人

夫東明古陳留郡之戶牖鄉也漢爲東昏新室爲東明嗣是皆緣河決衝沒茲邑東則南華北則寃句西南則外黃歷晉魏隋唐五季一地而異名迨宋復爲東明元大德中水渰澶南茲邑蕩然弘治四年乃創縣治于茲土黃河故道猶左左右萬曆丁亥秋河決于毛家澶三島口數處漫濫驟至浸繞城下水流猛急石橋傾塌城南北內外若天塹然居民不通者數日號泣之聲徹宵盈耳吾邑侯朱公虔禱于河之上流禮祭甫畢旋即底

定干是搆木爲橋暫通人行車馬踣覆嘖嘖稱不便者甚衆公惻然太息適自出俸資贖鍰及尚書石公助石千餘丈付之石工日且以身勞之財不費下役不擾民始于十月踰兩月而工竣車馬無踣覆而行人稱便公諱詰號清泠南陽人癸未科進士

北關石橋記

明　穆文熙　進士本邑人

邑侯朱公尹明之逾年政通人和百度孔張乃蒞北門俯橋而咨曰邑之壯爲通衢固冠蓋之衝而往來之所也是可頹然不飭如此乎于是謀諸諫議石君星熙父封行人君陳實及庠生梁子來孟王子佩弦等相爲區畫調停得銀若干又自佐以贖鍰若干命工人入山採石得石若干而農暇歲晏則又量戶出車計石分載同時而輸之橋所凡既脩而侯爲之督鍬鍤時撫循勑勞越丹月而橋成爲柱十四爲欄十二橫可三丈許長可

五丈許往來便之文熙乃爲之說曰勞而不怨尼父稱美而孟氏又以興梁徒扛爲王政首務侯之爲此橋也始而一倡群和民之樂趨若彼繼而民之利賴若此茲一橋誠未足以盡侯然凡事惟懷永圖不屑瑣于目前之盡併其政之敦大寬裕盡人而承載之即此橋而可須者蓋多矣詎可以無紀侯諱文科號斗山閩之莆田縣人嘗隆慶二年

國朝楊日升進士江西新城人

重建玉帶橋記

溱河距城北不數武其流自西入東南繞城如帶明萬曆間朱公詰砌橋其上名曰玉帶後區公大倫增修改名連登爲南北要道形家言地脉曠蕩得此則綰結全城聚氣之會故橋之利於溱者甚大匪獨憂涉已爾攷邑志先代科名踵接晉魏秩者甲諸郡無他水勢環結地靈而人傑也順治庚寅荆隆决城不沒者三版堤湮橋廢池河滙合化爲巨浸舊基下潭深約三五丈二十年來闢廂戶口强半遷徙居民病之且夏秋水漲波噴

城隈勢又將病城戊申秋余下車過其地心甚怦然慮今不修葺北門鎖鑰將安恃哉而況乎其關形勝也前此凶荒歲涖戶多逃亡瘡痍未起不得不姑待越今三載歲書大有政通人和復業者多乃進紳士里耆而謀繩纓來言曰某先人爲洪河橋今廢而石存盍徙載之焉邑固不產石竭澤掘地得舊石十可二三有諸生穆所謂以無用爲有用者而石可無憂然因川澤爲高弗甚丘陵且築堤成路資土甚廣爰度地之荒壠附橋土下者取之有諸生崔錦圖儒童石中玿王孫蘭咸以土段報而土可無憂至鳩工庀具諸費浩繁顧安所得貲乎余曰此長吏責也爰括祿俸捜贖鍰而受業明經袁佑出緣疏令邑民偕簡等募化以佐不給及資倫士充其而興出入董率作者實難其人僉曰材官范允麟善乃悉以材用出納屬焉于是下令爲之均勞逸示役期始郊關暨疏逖使民次第應役而俾丞汪君源尉吳君人傑汎弁繆君際美分任督工三君勤於將事勞來勸相父老日熙熙然歡率其子弟以來維允麟亦稱任使日夜宿河干約費鳩工炊食饔匠無難色始於庚戌

秋七月四閱月而兩墩已屹然中流矣爲堤爲路尚未遑也氷堅土凍暫令輟工明年春將圖竣事而用又告匱余復捐資以繼不一月而路通南北矣北關戶口百堵皆作始賦鴻鴈矣迄三月而堤成池與河分流復仍故道北城金湯始鞏無虞矣乃沿堤植楊柳數百一以護堤一以衛橋由茲菀柳繁陰孕靈毓秀其有益於漆者未艾匪獨民之不病夫涉也昔辛亥作者之吉

東關洪河石橋記

明　石星　進士本邑人

東明界宋魏之間而黃河經行之墟也邑東南各三里許有河渠一道蜿蜒而來達于張秋居常不行舟楫及秋潦暴集則引上流水薄城下瀰漫四望如平湖然邑人架木往來時有覆沒之患或有爲土橋及甎石相半者皆未幾崩決父老苦之前後邑令欲作石橋而未果歲丙子春徐侯至既視事而問民疾苦父老首以此請侯頷之未幾而邀余及考功穆君文選趙君往觀河勢召匠計貲約二橋並舉可得千金侯顧余三人曰茲千

金安從出也余三人曰父老苦河患久矣咸願輸貲因其勢而倡導之斯亦無難者余三人乃具牛酒約父老數百人飲因共立義簿各隨聽自便量產書名出貲有差擇義民四五輩收掌之一呼而千金稍稍具矣余復相與致書于監司姜公具述其所以公卽諭侯董其事侯得命喜曰此役爲有名矣已又請之兩院俱得報如姜公諭于是乃動車輿乃鳩工匠乃聚徒役乃具鍤畚起工于東橋程能計貲經費節力選才任能獎勤黜惰礪鍛靳鍛人心競勸工始于本年四月十三日至六月二十二日而東橋迄工凡七空東西長二十丈許南北濶二丈許石欄迤邐如其長數兩涯堤堰擁護侯邀余三人以牲醴酹橋下告成事已而張讌坐橋上時天新雨河水洋溢會趍橋下已而又雲合雨降水益急噴薄砰湃有風霆交吼萬馬騰踔之聲相顧嘆曰雄哉橋也嚮昔之議疑于落落而今果告成如此乎方坐橋上行人阻不得渡皆暫由橋南壯舊渡口行少時而車有陷者騎有蹶者負者聳肩徒者壘足老幼提挈委頓百出復相顧嘆曰嚮昔人之病涉其狀固如此乎由是命行人

悉由橋上行而從旁睨觀之車則轔轔馬則趫趫負者若釋徒者振步咸踴躍稱歡又相顧嘆橋之利民如此因舉觴觴徐侯謀立石記功侯曰是非余之所敢任也輸貲在于父老而倡義在于群公禮不過因而成之焉耳勿得言功且禮也職在守土利病身之慈毋不言乳哺之恩牧人不錄風雨之勞責任所在不可辭諸公又惡得以功歸之功其在吾監司姜公乎公初諭我我乃敢行又數數督我我乃行之益力遂克有濟譬之于兵則橋者其解難于一方者也作之者其戒具旗鼓執銳臨敵而躬有戰陣之責者也凡既脩而逡巡時日未敢輕發則指授方畧假之便宜寬之節制而責之成功者非將莫與也如此者庶可以論橋工矣諸公其以此記之余曰唯唯昔平成思禹康食思稷功之所在人則知之而不知命禹命稷者功爲尤先侯兼讓監司更可頌也東橋既成復移其功于南橋事有成規功可立見不復更紀歲月姜公名繼曾山東膠州人嘉靖癸丑科進士徐君名學禮靈璧人隆慶辛未進士皆萬曆六年

二賢祠置田創建鐘樓記　明　穆文熙進士本邑人

二賢祠祀閔子公西子也載在邑乘崇報有年無容言者顧守祠之人旋置旋去門欄不閉萑苻嘯聚而祠之侵尋敝壞日不可支矣南陽朱公適來宰邑春秋往祠感而慨嘆乃思爲置田起樓之計而會余以嚴親乏木欲乞祠前羨櫝爲之既爲文告神而復具十金貽之於公以爲櫝值公初不受往返者數公乃收之而復走謂余曰吾知所以養人守祠之法矣於是乃以其值市地若干畝以其餘及贖鍰市木材磚瓦起鐘樓於東南隅

兩事既成乃覓一僧人予之地以供養受之鍵使樓居以備不虞朝夕鳴鐘以禮香楮而祠事大新矣故余爲之紀其事使後之涖此地者按籍索地登樓考成繼承祠事將與天壤無敝則公之心不惟公溥而益又悠遠矣公又於祠前植桐樹百株鑿井一方皆於祠事有開例得並紀之公名詰字其號清泠南陽人丙戌科進士皆萬曆十六年

重修二賢祠碑記

楊日升

孔子之道大而博學者得其性之近焉則固有以自達其間深之于微隱者曰德表之于顯著者曰才德以內淑之才以外施之能爲善於一家一國者皆可以大孔子之道于天下于萬世而無斁今東邑郊西十有餘里曰閔城曰公西集非二賢鍾靈之地歟自東周歷今地之秀者澤之士之譎者化之非以二賢衣冠典禮之猶存而有所觀感則倣而起者乎其祠墓俎豆荒缺勿理豈所以重孔子之道于有永有譽哉僕不敏頗事儒宗

於關閩濂洛之旨嘗知所窺詎二賢[illegible]承先師之教者反不能繕其祠墓爲都人士取裁地乎故令茲土八寒暑公事靖共之餘建造講堂日董諸生課習其間修其缺而補其苴勿之有懈也豈不欲德才之賢一以孝一以忠大孔子之道於家國間乎垂之於天下萬世者此也祠墓豈細故哉

重修龍興寺記

明　王一民　舉人本邑人

縣治古刹名曰龍興寺不知始於何時惟記有宋咸平五年元大德中益宏大焉至我朝弘治辛亥奏立東明縣乃卜地于大單集遂改寺爲縣治而移寺於城之西南隅是時城郭學舍皆草創而佛殿禪室聊足以蔽風雨而已正德丁卯僧會司海宣號無邊俗姓馬氏邑之大族見殿宇蕪毀慨然以修舉爲已任遂播告于四方鳩材募功依地以建修大佛殿五楹塑佛像三尊背後香花菩薩三大使及羅漢一堂嘉靖丙戌秋又建水陸

殿五楹塑毘盧佛一尊阿難迦葉兩殿天王殿一座伽藍殿一座皆金碧相絢瑩心耀目又改造兩廂房退居方丈二所及官房五間于大佛殿之後僧房四十餘間于毘盧佛殿之左右山門一座不麗不陋規模可觀而又高大其臺砌廣其蕃植誠能繼始創者之志矣今僧會意藍號田玉因其告成將紀功德囑珉求文請于縣大夫大夫濟陽宋公命予以文之予不敢辭乃曰東明爲時新邑東連齊魯西接太行南通黃河壯屬公使之往來商旅之絡繹入其城遊其寺見殿宇巍峩棟梁崢嶸而花竹松栢之交秀必問曰僧會無邊之功也是不可以無傳遂爲之記

重修龍興寺記

明　楊思仁　貢士　本邑人

弘治壬子邑治復設建龍興寺于城之坤隅先祖文成公創修水陸殿三楹塑像一尊阿難迦葉二尊約費五十餘金歷正德迄嘉靖五年殿宇傾圮住持僧本祿謀修之先伯繼宗先父繼昶閱工狹小其制乃增建殿宇五楹高大其規模材僱工越六年告成復塑佛像一尊站神二尊阿難迦葉二尊仍舊壁周繪佛十帝修行八十餘圖節棁華棟視前改觀復費金二百有奇歷隆慶迄萬曆六年戊寅殿復頹一楹時三弟諭襄垣四弟訓

肥鄉余與二弟俱鄉居僧會興順偕僧圖眞等詣余謀
修余率弟及諸子姪輩出貲料躬董其事弗憚隆冬越
月而工告成墻壁臺基比前益堅且大計費六十餘金
來歲余迫選曹丞佛像楹宇未遑聿新越二載告歸余
費二十餘金夫儒與佛氏不相合而余暨諸弟子侄繼
修之者非同俗有來生之報而祈福于杳冥也特以前
人遺功所在志事攸踵經有紹衣肯構之說而子孫（續本）
之者爲祖父也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先余輩不墜前
人之志尚冀後人不墜余輩之志云特爲記萬曆九年

漢光武濟陽宮碑記

惟漢再受命曰世祖光武皇帝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
濟陽有武帝行宮常封閉帝將生考以令舍下濕開宮
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
中皆明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歲有嘉
禾一莖生九穗長於凡禾因爲尊諱王室中微哀平短
祚奸臣王莽媮有神器十有八年罪成惡熟天人致誅
帝乃龍見泉淵躍飛昆上破前隊之衆殫二公之師收
兵畧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冕戴更始長安不守帝位

闕焉於是弭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協符瑞之珍僉曰歷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乙酉年六月乙未卽位郤縣之陽改元建武紀漢配天不失舊物享國三十有六年方內又安蠻譯率服巡狩泰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於無窮先民有言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嬀汭姬羙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實始於此厥跡邈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尙小臣河南尹臣瑋先祖銀艾封侯歷世卿尹受漢厚恩瑋以商箕餘烈郡舉孝廉爲大官丞來在濟陽願見神宮追惟桑梓襲述之義用敢作頌

赫矣炎光爰曜其輝篤生聖皇二漢之徽稽度乩則誕育靈姿莽孽作慝篡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兒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群凶殄誅巨復帝載萬國以綏巡於四岳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於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莊子祠堂記

宋　蘇　軾

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與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毀孔子之徒以明老子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筆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故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

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

徐村關王廟碑記　　徐寶貢士

徐村店在邑南稱巨鄉金元來屢經兵革而土著之民不下百餘家自李六占荒後而居民庶繁茅屋參差綿密如縷舊未有關王廟有之自董君綸張君運始二君[illegible]集材拮据三載而廟乃就廟就而金碧燦雲丹堊耀日[illegible]甍峻宇璧璫俯綴麗乎郁哉不惟武安王之氣燄一新而東南方風物景色亦增而勝矣里人欲勒石垂永久走价徵余言余惟武安王之精忠大節暐曄寰區即新廟成亦不過里巷小民區區昭事一念烏事余

記所可記者首事之二君其行亦脗合關公不容默默已也董君葢醇謹士與細君李氏相敬如賓值流賊之亂李避迯不及賊尾之急遂舉身投井而死烈矣哉殞命一時馳聲千載古憲英梁光諸人想亦不得專美也張君則曠達不羈與人處廓落無他腸惟躭飲有劉伶阮籍之致方流賊亂時床頭甕釀適熟舉家迯避而君獨恋恋未忍去賊至君被縶子輅抱父頭宛轉號呼願代父死賊憐之兩釋而去夫輅特一童子耳當舉家迯避之時不賊是懼而惟父是依亦已奇矣而況賊衆擾擾戈戟倥偬其時其景非里兒所遑遽縮促者乎而獨不避刀斧激烈悲壯出其父于萬死一生之餘豈獨其天性奇絕哉葢沃土上腴實生楩柟蛟龍之生也意必有大澤焉今攷徐村店一帶水從西南來遶向東北復折而東南方去俗傳以爲灉河其深沉盤鬱之氣所發祥久矣蠢爾婦子奚達孝義而胡一見于張之子再見于董之婦交輝掩映于一時以重增閭里之光耶地因人靈人緣地傑其效可槩覩已賊平後邑侯劉公扁張之門曰孝子董之門曰節婦而天下之汚名毀節獍悖

梟逆者將蓋死入地矣噫彼一婦一子豈其聞武安王之風而興起者哉武安王在天之靈不尸祝而孚而今廟貌尊嚴以爲棲神之地百世胙饗將在于斯而邑之人聞風而興起者將永永未艾也是爲記

重修東嶽祠記

明　石星　進士
邑郭震隅舊有東嶽祠歲久荒圮每歲伏臘邑人士欲走事無所咸咨嗟焉邑人穆君陳實諸鄉民王瀛輩起而新之創始于嘉靖三十三年訖工于四十一年凡爲堂三間廈如之東西楹各四間復其南爲觀音閣名東嶽祠崇神也祠成王登等乃豎碑鐫文以彰厥事造予求爲記予惟季氏旅泰山尼父僭之今之事泰山者吾難言之矣上自王公貴人下抵齊民每歲齊魯之途諠歌騰雲旛旌蔽日裹足齎糧登日觀之峯而虔其祝者

比比也令尼父見之謂泰山爲奚若雖然有說焉夫人情安於所便驟而更之實難善變俗者不强其難因而移之斯易今之俗奚若有商彼商俗尚鬼商先王頌誥諄諄如魅中語廼商民亦貞而無慝今夫驕夫亢子恣不軌卽嚴父慈母或悖戾弗顧一誓及泰山輒張口吐舌弗敢當曰神其或殛焉誠懼之也懼神有以禍福之也夫使人懼神而嚴於親則世寧有悖逆之子乎使人人懼神而守於法則世寧有武斷之夫乎故今之俗敬神而實可道於善穆君之舉隣於狥俗而實可變乎俗矣雖然泰山神也吾心亦神也泰山神在外也吾心神在我也吾獨恠世之人甘心在外之神終身焉敗桊疲神不顧嗚呼是何異於明珠在櫃而求諸市則人且笑之矣故能神吾神以念善卽神弗之福也吾之神已完矣一念不善吾之神弗守矣神吾神復神所謂神者神其篤之祐不吾神而神其吐之哉吾黨其勗諸

泰山行宮記

明　趙國璧進士本邑人

復井村舊無泰山行宮有之自今日始其爲制也大殿三楹前承以抱厦旁列兩廡置十王重簷畫壁制極輪奐屹然巨觀工肇於萬曆元年某月成於三年某月而終始其事者則信士王勇也梁子來孟家是村嘗邀余往遊而因訊余以泰山神之由余曰山之大者其神必靈泰山爲五嶽雄長故其神雄於五嶽者理也曰然則奚有所謂行宮余曰泰山亘東土而其神則周遊八極無所不至人意其所至乃爲宮承之譬之達官然所在

衙署也所經傳舍也行宮者其卽傳舍之謂乎曰然則奚爲而祀行宮余曰人以泰山遠欲祀之而不得故立爲行宮祀之蓋冀之以獲福免禍而君子則因而崇之以誘人於善者也故聞雷霆之聲者必自循省其念而覩洪濤之險者未有不震攝其心刻木爲吏非吏也而期不入土木而衣冠之咸期不對畫地爲牢非牢也而期不入土木而衣冠之咸望之而致欽貴人搔首而行於市則人不讓道焉由此言之則善念以觸而興以不觸而沮者人情大抵然矣故君子有見於此衆以爲事神獲福則因而成之衆以爲慢神得禍則因而懼之古有神道設教殆謂此與梁子來孟曰君談祀神之說備矣然則君子之於善惡則如之何曰君子之心所畏者惟天天者理而已故理所可爲卽奮然爲之而非以徼福理所不可爲卽斷然已之而非以逃禍處暗室屋漏之中而不以生怠過琳宮梵宇之內而不以增檢以心爲神而不以神爲神以理爲祀而不以祀爲祀其所見如斯而已不知其他也梁子輾然曰君談神人之理異甚吾得聞所未聞此豈惟足以詔吾鄉人方今淫祀大興佛屠宮觀滿天下吾欲

揭之五嶽之顛未能也乃姑鐫石而鐫之詞焉不徒紀歲月而已

老君堂記

明　王崇慶　進士開州人

嘉靖丁巳冬十一月東明重建老君堂成鄉民周文振偕婿郭生九遷踵予乞記予聞道本至一老氏見之謂之老佛氏見之謂之佛吾儒見之謂之儒老氏與吾儒異趍矣異趍則乖正乖正則老與佛皆吾儒所不取也吾惡乎記諸亦惟姑取愚蒙一念之思善可也謂斯堂之修即稱以善亦恐未可由今而觀自爾之首倡是舉輸金效勞遠近響應見民之易使以善自是堂之重修不約而同不疾而速謂其有禱即應也見民之易懷以

惠惠以成善善以成治相須而非二物也則夫聖人所以鼓舞群動斡旋造化轉移風俗者亦何莫而不本於是哉古之善變俗者莫如孔子孔子猶然獵較而況老氏之祀乎孟軻氏曰歸斯受之又曰辨者如入笠而招之民方祀老氏而遽責以明倫修身之說幾於招也遂援筆而記之昔嘉靖三十六年

重修資壽寺記

明　穆文熙　進士本邑人

東明之東二十里許有集名曰陽進旁有古寺一所前有塔嵬峩干霄澶淵王彧氏爲記云唐世所建至梁而其寺益盛歷金元以至今其間兵戈相尋殿廡頹圮僅存古塔至永樂有遊僧洪如與其徒依塔結廬稍稍葺殿宇禮佛景泰乙亥始爲兎殿三楹及嘉靖改元而古塔爲邑令拆毀殿宇頹然不蔽風雨乃癸亥歲其六世孫資運與其徒間紹間紀各崇祖教又值國家無事時和年豐謀欲修之而集之居人韓緒葛守分者則首捐

貲以爲衆倡遂起大殿五楹廊廡稱是至乙丑而工完
金碧輝耀丹漆掩映鈴鐸遠聞屹然稱雄刹焉守分輩
又各以祈禱有應信尚既切崇報無已乃乞余紀其事
予惟佛教主寂靜持法戒服其教者往往能屏思慮輕
世故舉凡生死得喪之事皆歸之於無有而其心常快
然焉此其義亦有合于吾儒主靜守虛之旨則其教又
豈可以盡非乎且予觀往古君子其始類皆攻擊佛道
而其後又往往逃之于禪此其故何也蓋始而慕儒之
過以儒者道兼三才責領民物凡榮其術者卽能身致
通顯佐理巖廊駿功鴻烈殆可咳唾而成故于他氏之
學則傲然視之而排擯之無已及其閱歷之久利害坎
壈感其念是非讒慝動其心故有加太史公所謂人或
擇地而蹈之而反遇災禍乃其操行不軌事犯忌諱而
終身逸樂富貴又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
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功有難于必成志有難于
直遂故始覺儒教之苦未若談空者之爲樂其勢自不
得不逃于禪耳則佛教又何可以盡廢乎但閭閻之夫
未能深識佛教而徒執其陰果福田之說以爲事佛可

以徼福近則及其身遠則及于來世而競爲緇殿法宮以承事之曾不知紛華靡麗正佛教之所禁也責報應而恣妄想正空虛之反也茲皆慕佛者之過也而佛則何過焉余故因韓葛二君修寺之舉以申古人神道設教之意嘉靖四十二年

重修福興寺記

明　劉　輔進士本邑人

寺在州巽方八十里臺高丈許基濶數百步周圍廣一里寺宇居焉梁之貞明三年僧徒李原創建壯麗一時宋屬開州宛句縣界元季經兵火惟存臺基永樂癸卯郡之僧正張惟誠覩此佳境命僧人悟景結廬居之至僧正因福悟海又命遊僧岳氏圓清住持正統改元僧人道成發虔心不避寒暑跣足募化重建前後三殿彫甍畫棟巍峩壯大性海行玉裝演佛像如其殿數金碧鮮明光彩炫耀起盖樓閣鑄鐘一口晨昏聽音參禪禮

佛天順庚辰間慧通來住于此同性海洎徒海貴海善本廣僧善士孟原董旸工聚材市買磚瓦葢造後殿塑繪聖像起架兩廊創工于成化元年三月落成于成化五年十一月光前啟後可謂能振本教者矣嗟夫寺之興廢由僧之賢否僧之賢否本乎心之誠僞心誠則寺宇興而事竟成心僞則建于前而廢于後有于此而失于彼欲人之瞻仰而敬畏難矣今衆僧協力同心以建此寺無非闡揚釋教于將來因記其鄉貫以爲後勸道戒山西屯留人行玉臨縣人慧通郡之壯司馬陳仲和之次子禮白丘智圓爲師不惟振揚宗風又明醫道以濟人性海大郎中宋三之仲子海善愼德張林之亞嗣海貴長垣鄧崗郝實嫡子本廣澶淵李春之次子是皆制行高潔爲時景仰故能成功已丑歲冬十一月長至

重建莊子觀碑記　楊日升

邑之東台古漆城地周時莊先生吏於茲政治之暇爲修身緝性之事不揖州郡之交故以傲聞然於民生利弊時俗得失未嘗不洞晰條貫今所傳南華三十三篇猶可想見年遠道衰歷今二千有餘禩無復有知之者故竗泉一區觀型數椽滔滔漠漠於無何有之鄉僕令其舊治已七稔雖不敢習其傲未嘗不儀其人每於雪白風和月晴露湛時睇故城之畔睨望平野之汪洋如見其馬蹄蹀躞旗影飄颻飄飄乎從天而下也乃搜邑

乘拓遺址起熈明之茂宰爲瞻仰之修人瓦礫有輝煌之色草木生敷賁之容直使南轅北轍服騋稅牡者得以觀感而起亦前後合轍天人相喻之一助也茲爲先生觀墳之地重建啟土約五尺許出泉一窟深可丈餘清冽異常省役人遠汲之勞鄉人有取以愈疾者僉謂先生之靈名曰靈泉云更有先生脩眞之所在裕州屯即古逍遥園也有地三十六畝以供祭典悉清查歸觀後之令茲土者其餝侵沒焉

重修出城寺記

明　劉　矩　開州人

寺以出城名志其所也寺在東明故城南一里餘西濵于河宋元間沒于河水洪武初邑徙于東而寺宇遂廢厥址猶存荒烟野草映帶左右有八角井泉甘而可飲地則圩然崎嶇嶢崤昔之人所謂阪田者殆此與歲巳卯浮屠氏性添靜山丐食飲而過于斯栖栖然信宿而弗去謂左右居人曰吾欲于此重理而屋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巳必求能衍吾教于茲方者付之衆乃欣然丕應既而各捐木瓦磚石貨財之屬惟恐後歲甲戌而

落成前後殿二東西有屋前有門諸佛貌像悉從而金之乃偕門人弟子奉侍晨昏畧無少怠其制行也篤矣於傍之莆地斥而大之其亟復五十有奇垣墉繚繞與殿宇起伏之勢望之翌然而實靜山氏一念之力有以動之也其度越於人也不既遠且多與靜山氏欲予記之是以不能已於言

興智寺記

明　劉　輔

漆園之興智寺在縣治離方三十里許朔建莫知從來說者謂在唐末壯臨大河水勢迂曲而繞故立寶塔九層凳以銑鏑戶牖玲瓏以爲遠近之瞻眺當時殿宇佛像必極烜赫歷宋暨元沿革非一廢而弗存惟寶塔昂然冲乎碧空想有神物呵護者國初經營雖有其人弗克竣事迨永樂宣德間寺僧正廣雖發心建置規模未宏正統歲有名師洪眶者來蒞於茲覩其地勢鍾靈幽雅可居遂駐錫焉因與衆富庶謀曰欲建此寺功費倍

萬非獨力能就仰借諸君之資可成衆欣諾遂鳩工市
材期于底績於是富庶輩有材木者載之以材木有資
用者助之以資用傾囊罄箱畧無少吝及殿宇廊廡告
成嵌塑聖像粧飾菩薩凡爲間者三佛像如正殿數畫
飾四壁伽藍祖師各列東西左右方丈俱在兩隅金碧
相輝絢綵相射又建東西兩廡三十餘間比屋相連有
棲僧之所有談經室光前垂後罕可比擬若洪匪者可
謂能闡揚正教而振宗風者矣亦可謂能成未成之業
於悠久者矣視彼溺流俗而遊方不知所止不大徑庭
哉歲辛巳謁師神京命其徒裝飾殿宇聖像皆畢彼有
珉記茲不贅言今蒙給領僧錄劄付回寺主持匪徒崇
其本教又能諳長桑訣修合藥餌濟世活人甚衆一時
痿痺者起沉痼者酥望廬而請殆無虛日醫道與吾儒
事最近故儒者樂與之遊乃請文以紀其槩余嘉其請
姑書顛末焉不徒爲記歲月而已

石佛寺記

明　劉待聘　本邑人

佛之教流自西域兆于周穆王而漢明以夢幻之說衍其大小乘歷唐而其風益熾迨我朝尤宗之髡頂緇衣猶屬別類即薦紳家談道德而師孔孟亦莫不左袒釋氏非羨其典爲幽元則欣其理爲高妙錦緗囊而朝夕誦之殆沉溺人心而不可返余初心病焉及見鄉閒野老焚香持盂率其黨作爲善事者亦每每戢其克毒蓋禍福報應之說或有以顯懾其志也是可借以轉移人心之機乎如吾鄉石佛之說其來尤異蓋自國初黃河

泛漲轟虺澎湃中突兀如峰其相擊之聲砰訇若雷駭及水退勢平乃峙之沙間遥望若灑滌衆咸異焉率而往觀之則儼然佛也石質而色潔蓋碱砆玖瑰等耳因相與捐金作舍舉而禮焉視其座下字跡朗然如蝌蚪狀不可察識一方敬信如生每朔望士女駢集庭中瞻拜潮湧會主彭信爲廣其地更採石大伾作諸佛像如二九數以配之正德間盜入其中謂其首有寶竊而去人謂佛靈不能庇其首一日賈者自遠方來挾而置之胳如訊之乃得之途間而其人亦即去邈不可尋此何非神之顯其靈哉居民益崇信之家誦而戶尊焉而余謂善事佛者殆不必然亦不必不然佛諸經品不猶之吾儒乎吾儒立訓每欲人存理遏欲而佛之反覆辨擊設善惡途而立其應亦何非欲正人心之趨乎故人能公其心恕其念敦孝友于鄉黨則方寸祇園也舉念鏡臺也四體菩提也室家靈鷲也不必趺坐擊木而佛旨得矣古禪師謂吾止寸鉄殺人西來二字無者非此謂哉不然口佛心虺蠆設行罔所不底則于佛五戒之訓謂何雖日投體佛前而佛所稱鑒察之神功曹之司不

檢若爾乎有識者亦以余言爲然因記石佛而具爲述云

水月菴記

國朝　魏憲　福建[illegible]清人

禪居義取靜清故拮搆多依山水南朝三百六十寺邃矣淵矣東明邑轄天雄在齊豫之衝平原廣隰峯巒絕不可得獨漆水繞城北流澄泓可愛迢遞直接大河舊有水月庵奠其中環雉堞如聳無山而有山意四面水聲逖聽邇聞不啻洪濤千頃也黎陽楊集虛令茲土鼎新之沿堤植榆柳千株影扶疎入水夜深月出時上下一色居者行者坐以觀者皆心神蕭寂作禪定想復當北門要路砌石爲橋題曰玉虹駕漆水上使四方輻輳

檢若爾平有識者亦以余言爲然因記石佛而具爲述云

水月菴記

國朝　魏憲　福建福清人

禪居義取靜清故拮搆多依山水南朝三百六十寺邃矣淵矣東明邑轄天雄在齊豫之衝平原廣隰峯巒絕不可得獨漆水繞城北流澄泓可愛迢遞直接大河舊有水月庵奠其中環雉堞如聳無山而有山意四面水聲逖聽邇聞不啻洪濤千頃也黎陽楊集虛令茲土鼎新之沿堤植榆柳千株影扶疎入水夜深月出時上下一色居者行者坐以觀者皆心神蕭寂作禪定想復當北門要路砌石爲橋題曰玉虹駕漆水上使四方輻輳

無病涉且壯巷之西峙其爲利於邑也固已溥矣余喬寓閱月正嚴寒積雪時薄飲後登巷樓縱望高至穹窿下臨汙潦盡成瓊林玉闕但恨無王子猷一棹衝寒共話無生矣因志以貽令公曰此地得公鎖鑰無慮東南已

紀大名守張鄭西公事實　明　王守素　吏部溧水人

余初起家杭州司理行部至慈谿晤袁訪鄭西張公知其賢逮余復除保定司理張公曾以大獄諮貳保定置郡篆值歲飢設法開賑全活三萬餘人後得大名府志覩公列名宦傳郡人祠之而東明亦特建祠余徵其故蓋公以嘉靖辛丑出守大名時六月不雨蝗蟲四塞民大飢公馳赴任由山東曹縣入東明至司馬集見民之負扳曳車挈老幼而逃者踵相屬也公問曰何爲若是衆曰皆東明人也公止輿呼而諭之曰若等何爲而逃

衆泣曰東明在大名諸邑中瘠甚無年者數矣今上之人徵積逋買戰馬視他邑獨迫故逃以偷生耳公慰之曰我即汝守也汝等無主猶嬰孺之失父母今我來矣必有以蘇息汝第還縣一月而無以救汝者非守也衆皆泣下須臾雨作止田家呼其平日常役於官者問所疾苦答曰里甲最重郡歲有甲首供事不用者以銀免役曰銀差甲首云公識之甫涖任即減供府諸役革銀差不復用取歲所應數酌定之著爲里甲冊縣以示民州縣不敢煩役吏胥無所需索歲比省一二萬金民以帖席遂舉東明流民圖上當道密移庫贖鍰先後輸納而蠲是年秋稅其買馬及大小徵索俟麥登乃行於是流民悉歸東明始成邑矣壬寅歲撫院劉公以防邊故移檄大名用丁匠萬人築塞公念飢民稍定而復興大役民不轉而之他乎遂以飢民狀白之願折銀往彼僱役而計僱役銀當一萬八千金乃歷查各庫貯銀可移者得六千金選屬四人往督工比成事尚餘金千有奇大名不知大役之苦而民志益定癸卯又大飢公自行各州縣開賑問民疾苦所過鄉村民無老幼皆泣下至

東明東明扶老携幼夾道迎且謝且泣公見民就田中掃草子爲食命取其所負者觀之皆黑色與稗同公取緘封呈當道力請罷夏稅至今東明士民建祠學宮云守素曰守令親民本稱父母然能實心誠信以字民者即史冊不數數見公當飢歲未蒞任而撫集流亡值薦飢而躬馳發粟至其密移羨贖爲民蠲租轉給軍興間井不覺又陰行善於民而不使民知深心實惠卓哉古循良風矣張公名謙字子受號鄧西嘉靖壬辰進士諸惠政之及一郡者甚鉅誌列名宦傳及馬政志中茲不具論第舉其嘉惠東明而東明人所以祠諸邑者如此以俟秉如椽者採焉

東明縣黃侯去思碑　明　晁瑮　澶淵

東明畿內邑也直予澶淵之南其壤土袤沃其人朴茂而勤力作其俗知用禮讓故凡令茲邑者其化率易以施嘉靖丁未豫章中溪黃侯來視事敷教布德約吏肅紀修廢剗蠹不數月諸漸有緒久之以誠格奸信絀僞索民所宜爲者而易置之而又躬佐以廉慎曹吏俯首奉命僚亞協從執筆署紙尾唯謹以故農職畎畝民就禮俗健猾竊伏田里以事其業比屋克庶絃誦之聲相聞斯固可方古之循吏矣先是邑庠生燕子期鴻王子

佩韋適予澶而道侯之政曰學宮久敝莫有葺者侯至
即新之凡神人所資百器完備鑿池起山各中則度歲
時肅俎豆行祠奠禮矜佩鏘然有和樂之風焉俗故朴
鮮克向學侯創建社學擇老成儒士主之選民之俊秀
游習其中邑始彬彬趋文教矣時連值祲歲民多流徙
莫能挽侯亟移文當道即日議賑或欲差戶則高下侯
奮然曰賑以急貧民將爲溝瘠矣是尚泥高下時耶於
是饑民賴以存活者甚衆而逋徙者亦稍稍引歸邑地
瀕三省軍民雜處田之兼并欺隱漸至覆沒不可考民
貧病之侯躬自檢核得積餘地三百餘頃均泒闔邑民
雖然稱便蓋不破繩矩而夙弊自革矣邑人梁倉以兄
弟而爭財產喬進以人命而受誣枉持不決者數稔侯
至諭以大義激以至情倉果讓地不爭而進事亦得暴
白蓋不須鞭朴而百姓自服矣有富民爲讐者誣以重
罪其人素謹愿懼汚衊不白夜饋金百兩侯咲遣之已
乃自咎曰誠未孚也胡有是會讞獄矣公不頗其人卒
得白感侯之德至塑像以事之云凡此皆其表表在人
耳目者其他若均徭役以節財課農桑以興利議軍糧

以清營屯戒濫費以省里甲清遞馬以蘇疲困而又吊喪問孤崇勵風化良法美政莫克殫紀監司廉采其清屢荐於朝衛魏之間侯之治行蓋燁然稱首矣予聞而嘉之且自信向之所謂循吏者非誣也嘉靖庚戌秋侯澄邑已三載余方自京師乞省歸而侯以課最壯上無何皇上嘉侯治狀召留西臺寄耳目之任於是百姓惘惘若失慈父毋咸欲上書爲借寇之舉迨今又二稔邑縉紳父老思侯之德不衰乃緘狀謁文欲列之貞珉以永侯惠予惟去古既遠吏以循稱者殆不多見而矯虔者往來相屬是故貪墨者專事於誅求而鍥薄者相尋於刑罰視先王禮樂教化眞不啻腐榾民之怵於威而劫於勢者口不敢言而心已非之矣上見其悖也則又弗已之尤曰民弗良也嗚呼是果民之弗良耶抑治之弗得其理耶若斯人者民惟恐其不去去之不早矧去而思思而欲圖之不朽耶爲治者於此亦可以思矣我國家設官分職最重守令之遴逮我皇上體念元元守令之職尤出精擇但法久弊滋不獨遐陬僻壤爲然即畿甸之內殫忠畢力分猷敭念以相從者亦不數數見乃

黃侯者以振飭之才當易理之地獨能深耻貪墨鍥薄之行而從事於禮樂教化之功且不操一切按致之術以覬近利而徼時名敷政優游坐收治效固宜東明之人懷之而不能忘也繼自今侯位益崇將施益溥雖東明之人不能專其澤而天下必有受其賜者然則鐫石以頌功德又詎止於茲邑已耶新尹白侯下車之初懿茲舉也同二尹劉名守得者力相其成生員郭獻民等父老張臣劉永年等又次第來速故摭侯之畧以復之然百世之下讀茲文者固知其當與召棠峴碑并傳也

侯名國用字良翰別號中溪江右之豐城人起家鄉進士代有仕籍白侯名豸字直卿別號硯峰陝之南鄭人初政亦精明可紀云

邑侯朱公遺愛祠記

明　穆文熙　進士本邑人

斗山朱公令東明三年法振教立威行恩孚吏無姦邪盜賊屏息當道上其狀爲下璽書徵之臨發公御一肩輿行李蕭然闔邑諸父老曳杖擁公輿不得行已號泣曰公去民胡以生公愍然下車慰解之闔庠諸生儒二百人拜公于數十里外不忍別先是諸生謁公公引入卧內若子弟然不厭煩復咸得意而歸歸以誇其父母及里中諸父老以爲公不遐棄我公去思公益深諸生儒百姓爲公立祠識思以記託余惟公善政結民者更

僕未易數然撮其巨且要而可爲吾邑世法者則有三焉東明戶不滿三千民樂輸租庸無煩棰楚然往往有難治名蓋緣吏猾弄法公知之爲擇其文無害木朴少智者役使之令行文書了公程而已歷三年對吏如土偶不與交一私語而吏亦無敢巧骫法玆可法一矣東明境夾三省盜發互藏匿捕不得良善重足惟盜是懼公爲令保甲勿得容盜民有竊菽麥戲博槀者兼知必以大小輕重抵治不貸盜用衰止玆可法二矣東明士樸魯少文雅然其卹恩尚報則齊鄒諸生無能過公接遇一以誠不苛責縟細諸生有更繇未便者斟酌蠲免之士皆以公爲親已玆可法三矣然公又恒念曰守令以子民爲急即明敝凋吾胡得以鷹擊毛摯令百姓目我曰虎而冠吏以法律爲師即明良邑吾胡得以破觚斲雕令上官目我曰枉三尺法公念是二者濟以三善故奉職循理相時趨治一切皆彬彬質有其文焉而東明易如反手稱良令矣故曰因俗而爲治則吏習而民安公之謂哉至於公之禮僚寀褒節義矜鰥寡正風俗皆班班可紀不具錄公諱文科號斗山莆田人鄉進士

今遐山東道御史

邑侯張公遺愛祠記　明　穆文熙　進士本邑人

省山張侯在先皇帝五年以豐城入計吏部擬改任時余官尚寶居都下雖不識侯而微聞侯之賢余東明造之令心欲得之已而數數從余太史飲侯太史門人也太史爲余道其賢并所以改甚詳余信太史言欲得侯益甚於是乃間請於遐司孫君遂改侯於明乃侯既拜命余往謁之見侯偉標秀幹吐詞溫清語及豐城無慍意及得吾邑無喜色余退而語余太史曰佳哉令也必有造於吾邑矣比侯之吾邑余亦改官吏部人有自邑

中來者咸譽侯不容口又余部得以知天下有司之賢否而侯之賢自監司部使而上之者皆列上考余聞之喜甚比余歲秒謁歸時東泉石給舍方卧里中余兩人故不入公府而侯乃時時過余兩人余因得睹侯之行事益詳時學舍傾毀侯相視之曰文廟宜高廣戟門稱之廟後宜起尊經閣以壯學勢則王氣停蓄人文益茂乃經度盈縮捐廩斥羨鳩工庀材首起文廟次戟門俱較前高尋丈濶如之而廟貌煥然一新獨閣費鉅甚侯以義倡之余與石公各捐金爲佐而士民爭爲捐者蓋以千金計侯即市木西山得良材將自龍門而下矣先是斗山朱侯曾於學宮東市地一區欲爲石給舍併余起書院不卒所圖侯至則曰是舉惡可以不卒耶乃益捐[illegible]之扁曰扶義書院丐余太史文記之邑政惟審編爲最重侯以簡易處之預擬地畝多寡爲上下則例其迄亡弟今補之不者不窮索焉乃力不煩而人咸稱平邑故有盜多藏在博徒侯乃掊擊博徒務使之盡而盜果不發侯治明二載餘當道屢疏其賢天子嘉之徵爲大理評蓋萬曆元年夏五月也比侯行士民遮道號

泣不忍置既去廼相率爲侯立遺愛祠肖像其中以供伏臘之祀而邑丞某以記事委余余惟記有之曰玉剖而良桂伐而香言士必遭困抑而後可以樹功揚名也此一張侯也昔則躓於豐城今則振於吾明而又士民興思若此此豈人之才有宜有不宜而遭際有幸不幸乎毋亦侯之感憤於昔廼取豐城之改改絃而鼓之故能感人如此乎嚮使侯不試於豐而即試於明又使侯即以豐城之績而得踐清華則於人固未必無感於侯未必不榮然欲其廟祀千年與耳棠並永者或未可得矣故觀於侯之祠則知士君子之懷瑾握瑜者不可一躓而自阻而司用人之柄者亦必屢試而後可以責成功也是爲記侯名正道戊辰進士四川之潼川人

邑侯區公德政碑記

明　孫知化　舉人陳留人

東明古魏地也侯以萬曆己丑進士來尹於明迄今三載侍御史按是邑者考政紀績屢荐于朝嘗遡其施爲建樹率體訪與論周卹民艱而其一念惻怛慈愛逞逞溢於論文勸誡之表杜勝集屬邑南鄙侯向明指顧其頒布爲獨先而其被服爲獨渥集耆老偕鄉民若干輩議爲侯立碑以彰厥美群詣余丐言爲記余雖籍陳留而桑田梓里盡在東明知侯獨悉且交久而情深其敢以不文辭侯起羅浮北遊京師與廼兄海日公同登春

榜海日公讀書中秘而侯奉命宰明侯諱大倫字孝先號羅陽其爲人正直方嚴中心樂易蓋外峻而內仁甫下車即省視方畧融精極思立規創制期與邑人士改易紀綱以共適於大道是故明之吏胥素豪猾難治侯多方裁抑刷剔夙蠹奉法循理者固不深文以求其陰過彼蕩檢踰柙者必加顯罰以懲之不少貸吏胥于是凜凜奉約束而罔敢越軼明之地聯三省屯營錯落獄訟囂雜侯順事不激不隨彼寃抑者剖白疑解而桀黠健訟者法網難逃庭中于是稱平而民以不寃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侯於春耕時念民或倦於勤或苦於無資躬自詣畎畝督農且給以牛種民有勤於耕勤於桑麻者微示以賞民有惰於耕惰於桑麻者微示以罰百姓競於力本而四郊無曠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邪不可不禁侯於四時之暇躬督鄉約敷宣聖訓令百姓耳而目之且誡鄉長曰汝等觀百姓中有良善者亟舉以示勸有豪橫不檢者亟舉以示懲百姓悉爭濯磨改故習而登之維新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禮不可不謹侯令鄉各舉七十以

上高年有德者賜以冠賜以袍賜以扶杖且時時存問焉會暇復集於公所以次命坐而宴之以酒老者以齒先於鄉百姓皆知長上尊卑之節截不容紊明之學宮諸城堡諸公署暨諸郊壇以累年荒疫頹廢不舉侯展拜學宮環視諸廢銳然有鼎新之慮乃經度盈縮捐廩斥羨鳩工庀材首整飾學宮其餘以次修葺甫一歲而諸廢煥然一新壬辰歲旱虐甚自春徂夏禾稼焚如民岌岌乎已無有秋之望侯閉閤深自刻引奉職無狀至爲流涕日徒步帥吏民禱雨且也自馳百里外取水於大河之濱黎民遮道迎勞至則剪髮斷爪與犧牲俱投於河曰百姓何辜罹此虐毒請以身當之比返甘霖陰澍歲即大穰癸巳大雨淫潦沮洳濘濕夏麥秋禾盡爲湮沒十室九空民將轉徙侯下令曰本縣有咎致災吾民生有媿於食祿死無補於國家復諭民曰凡我百姓俱各安心等候明年正月開倉給賑勿棄善念勿作非爲勿捐妻子勿離鄉井惜貧愛民語至諄切百姓感激舉無流離轉徙之患他如積穀麥以賑貧匱而於貧匱中援其尤者爲冬衣以衣之卹凍餒也審丁則以均戶

口而於戶口中慮有待哺者煮粥以飼之軫柺腹也施藥於衙前療萬民之癘疫拾水於監倉酒罪囚之寃孽置酒飲鄉約有太平既醉之風紙筆給少年乃引掖曲成之意諸凡置法出令臨衆用民大都威嚴寬惠並用不偏而其慈祥之衷懇惻之語淪肌浹髓直令人思慕愛樂歷百千歲而不泯此豈余好爲華說以諛聞哉一出於侯之行實一出於百姓之歌咏一一出於余之耳聞而目覩以故喋喋然不忌其煩且贅也因鐫前石

邑侯區公生祠記　明　崔邦亮進士本邑人

自弘治四年迄於今紳縉綏吾邑者無慮數十名公非不有德政可紀表表于時者然或任未幾而遽遷或動欲有爲而掣肘即有愛民之心而民不實被其惠若吾區侯蒞明邑幾五載榮已考績天官部列上考行將爲諫議爲殿中侍御史柱石廟堂於時雖有愛侯之深者無能挽侯之轍矣弟情見乎詞而其德政之不朽者可使之泯泯無傳已耶先是丁亥秋黃河水溢禾稼蕩澌殆盡繼以戊子疫癘大作其居者道殣相望而行者踵肩

相接崔苻夜驚村落無烟蓋黯然不勝其蕭條而漸不
可支也乃巳丑歲得侯爲明邑主一以安民爲巳任酌
議裁處大較並按史遷所次楚孫叔敖以下及兩漢循
吏傳若文翁之化蜀黃次公之治潁川者倣而行之如
祈雨無愛於髮膚勸農躬行於阡陌養老則粟帛有差
存孤則俸金贖活至於修黌舍置學田申明鄉約給牛
具籽種與民樂業專務德政化人不尚刑罰民間垂髫
戴白者咸嘖嘖曰前之者未之或過後之者或難乎其
繼矣異日者明之士民所相與尸祝祠春秋不絕者端
在此也將來墨書之褒太常之銘與史官之列行事諒
與今日金石之勒同一左券矣乎侯諱大倫字孝先號
羅陽廣東之高明人巳丑進士特備述之以識其棠之
愛云

鄉約俗解序

明　張福臻　進士山東高密人

鄉約古有之所以廸民而善俗也我高皇帝始約之以六言是六言皆民身不可離者講解不明字義不曉欲反躬實踐難矣然講只修辭搆句成得一篇好文字於百姓仍貿貿耳余令頴鄭重大典躬行無斁而鞏墉通渠興剔百振未遑取舊解更爲筆削蒞明始一爲之意必易曉語必求俚惟有益民俗者近是或曰鄉約文具耳土苴委之者輕故事行之者忽兒戲玩之者褻君何獨奉之虔行之力也且城民議守鄉兵議練當此泯泯

紛紛之景豈是與仁讓之時其於緩急或未悉之稔乎余曰嘗見晚矣凡令行必實心載之往不具如茲邑繕學建倉招兵置械叛保甲誠堲收諸種種孰是文具而猶於鄉約致疑焉卽曰蓮妖崔盜尚自猙獰政此教不先之故孟子曰經正庶民興斯無邪慝此本論也況戍吾城保吾堡吾民卽吾兵禮義之不聞有變則解體去耳安從守然則孝順講而後忠孝通也尊敬講而後上下一也和睦講而後井里環相保也教訓講而後子弟急相依也生理講而後反側可安也非爲講而後寇賊奸宄可絕迹也當今之急務孰先於此吾所爲詰戎有問及時蚤舉有深意矣若曰五石未煉必待河清恐一官傳舍儻忽更翻天下事皆可以待之一字誘責矣何論鄉約哉時鄉約俗解成將頒諸各約所因道意以弁諸首嵗天啟壬戌仲冬吉旦

增定鄉約俗解序

國朝　楊日升　進士江西新城人

古者以鄉三物教萬民每歲孟春遒人擊木鐸狥於道路俾民知敦行而嚮方故明初令天下州縣各建鄉約所製諭六條頒行所中月吉俾木鐸老人逐條講解使各鄉共相約束所以定民志淑民行一道德而同風俗齊家治國平天下可謂要言不煩矣天啟壬戌間澹如張公尹茲東邑作聖諭俗解鋟版以授諸鄉約亭使民朔望講貫公留心德化利興弊革光垂邑乘去今未五十載邑遭圍城之變殺傷過半繼之荆隆河決環城七

十里化爲水國幾十稔民乘悉逃亡圖書版籍沉湮弗可攷迫決工告成水落去民乃得平土而居戊申秋余奉簡命來蒞茲邑民之復業者尚稀闔閣邨塢舉目頹垣井里蕭條狀貌可掬也乘爰考城圖壤錯東豫兩省最爲萑苻出没之區而誌載風俗有曰軍民雜處民刁多盜余受事之初竊見伏莽實繁獄訟滋棼因慨然以人心風俗爲憂乃進諸父老子弟諮詢疾苦首以鄉約保甲是訓是行因搜得俗解殘編取而讀之愛其顯白淺近雖牧童樵叟聽之無不解了其中講說未備語意未詳者亟從而增補寓易之更酌定規條申明告諭重刻舉行每月朔望令各地方傳集保甲人等講宣於鄉約所余每親詣其地督講既畢復進諸父老子弟而面命之曰茲俗解也是爾舊令尹之所爲教乃祖乃父之所嘗習聞者曾歲月之幾何而寇殘水荒之餘遂棄置不復講致令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怪何子弟之率不謹與抑父兄之教不先也試思此諭言不過二十四字耳遵而行之上之希聖希賢次之百姓日用可以寡過何其簡而盡約而該也爾比閭族黨人相告語戶相

傳說咸以此爲約必踐其約而後止[illegible]以爾舊令尹之所爲教乃祖乃父之所嘗習聞者余爲爾重新提唱俾爾入諸耳而會諸心欣然如逢其故物有不感而思思而廻心嚮道風移俗易者乎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余也以之又曰士服舊德之名氏民用高曾之規矩則手茲一編世引勿替子孫孫子型仁講讓一道同風余於爾父老子弟有厚望焉因剞劂告成分布諸鄉次第其畧如此旹

康熙己酉春日穀旦

題河汭袁公崇祀錄

孫奇逢 孝廉河南容城人

袁河汭先生學本敬恕不欺漏屋嘗曰居官勿辭乎卑爲人當求其上窮理務致其極三仕爲令下車告先師廟曰某從政未及三子壯行有志夫人宗宋而去其黨惟存誠以主敬參漢而用其醇務明道以立功況乎大惡當除兩觀之誅具在思患維豫萊兵之却可師步趍聖賢民戴之如父毋三仕俱未及朞禦大災捍大患治稱小三代焉家居有孝友行事王毋寡嫂特至卒既久鄉人祀之三邑俱名宦其子梓崇祀錄不佞題之以詩

載藝文誌